



天津市青年作家
创作获奖者丛书

红 风 箏

王松作品集
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红风筝

王松作品集

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风筝 / 王松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获奖者丛书, 3. 王松作品集)

ISBN 7-5306-4280-4

I. 红... II. 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870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25 插页 3 字数 382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7.00 元

目 录

红 风 箏	1
行 街	33
沾 上 花	83
爹亲娘亲	116
恍如月光	164
窃 案	198
葵花向太阳	233
碎日如尘	270
艳若桃李	316
后知青的猪	359
干涸，而且1969	389
伤心的留声机	423
一河红旗	454
后 记	483

红 风 箏

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如果她恨她会怎样？我发现，她会笑，她的仇恨会挥发成一种笑容弥散到脸上，而且恨之愈深，笑之愈灿，当她对她恨之入骨，那笑容就会如花绽放。很多年前，我曾见过一朵这样的笑容。它的主人是我的初中老师，姓沙，沙莉老师，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在我印象里，沙老师很爱打扮，也很会打扮，这在六七十年代显然不合时宜，容易使人联想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她那时就有些扎眼，我们背地里都叫她“大摩登”。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摩登”是英文“modern”一词的译音，意为时髦。那时大摩登确实很时髦。她穿的衣服，从颜色到款式都不动声色，搭配起来却很巧妙，这就显得与众不同。比如绿上衣，那时无论男女都流行穿绿上衣，最好是军服，而且是军官服，再早叫“衔儿服”，即肩头缀有军衔带的制服，后来取消军衔制，普通士兵的军上衣只有两个上衣兜，而连级以上军官是四个兜，于是“四个兜”的军上衣就流行起来。其实严格讲，那种四个兜的军上衣并不好看，前衣襟上缀着四个口袋盖子，翻卷起来像几片菜叶，样式粗粗实实很土气。但这种军服穿到大摩登身上就不一样了，肩是肩腰是腰非常合体，还让你丝毫看不出改动过的痕迹。大摩登的丈夫是军人，据说还是某军械试验场的



一个政委，专门试验各种炸弹的，正团级。这个政委曾坐着一辆炸弹形状的小汽车来学校看大摩登，我们亲眼见过他，年岁有些大，五短身材，绿帽子绿上衣，底下是蓝裤子，一看就属两栖兵种。但大摩登从不穿蓝军裤，而是灰色西裤，上下一边粗，裤线永远烫得笔直锋利，这样从色彩搭配到款式，效果也就可以想见。听别的老师议论，大摩登再早跳过舞蹈，后来嫁给那个两栖政委，才转业到中学来，所以她身材很好，和别的女老师站在一起总有些出众。我却并没觉出她的身材有多好。她虽然腰细，但这一来也就衬托得屁股很大，只是上身短，下身长，走起路来像在舞台上，一摇一摆地有些好看。公允说，大摩登的脸形还算漂亮，尤其笑起来，精巧的尖下颌儿非常俊俏，她因为有些近视，又不戴眼镜，一笑两眼细细眯着，这也就使她的笑容越发意味深长。当初大摩登的笑容，或者说她的仇恨，是冲祁老师。

祁老师叫祁连红，是我们连长。

那时由于备战，对中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学校一律改为部队编制，一个班为一排，一个年级为一个连。当时由于我们初三年级较大，有九个班，就被编成三个连，我们是一连，一连二排，大摩登是我们班主任，也就是一连二排的排长，同时还兼连指导员。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中学毕竟不是军队，连长一职还有必要，而指导员似乎就显添足，因此其他连队的指导员都是由连长一人兼任。其实我们一连这种“连、指分离”的局面也仅是暂时，也就是说，大摩登有可能再兼连长，或者祁老师兼指导员。

如此一来，她两人的关系也就尴尬起来。

起初大摩登并没冲祁老师笑，不仅不笑，每当看到祁老师以连长身分站到我们全连同学面前讲话，她的脸上还会浮出一丝不屑。那时祁老师兼指导员的可能性确实更大一些。首先祁老师是专职连长，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工作，而大摩登已负责我们二排，又是科任老师，教政治；其次，尽管祁老师的政治条件不及大摩



登，但她的政治表现极为突出。祁老师的儿子叫祁卫东，也在我们二排，是学生排长。据祁卫东说，他再早叫魏冬，他父亲是大学教授，当年还是他母亲的老师，所以他母亲才嫁了他。但后来他父亲被揪出来，还戴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送去“五·七干校”，他母亲就毅然决然与他离了婚，于是他也才改姓祁，并改名叫祁卫东。祁老师的这一革命之举在当时影响很大，她为此也受到学校重用，那时我们初三年级由于是三个连编制，正准备改为一个营，据卫东说，他母亲祁老师还有望升为营长。这自然让大摩登忿忿不平。大摩登跟庞言等几个年轻男老师闲聊时曾不咸不淡地说，真是咄咄怪事，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老婆竟会受到如此器重，我倒要问一问，咱们领导的屁股坐到哪去了？

大摩登的身边经常围一些年轻男老师，其中以庞言老师为首。那时我还是少年，而在那个时代，少年开化一般较晚思想也不复杂，所以我对庞言老师这个人就一直吃不太准。今天想来，他应该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据说五六十年代，在中学老师中间有个地下组织，叫“裴多菲俱乐部”，很像旧时的文人沙龙，他们在一起饮酒跳舞，或谈风月，而且大都有些颓废，留很长的分头或背头，不剪胡须，穿很旧的西装和那种开了绽的破皮鞋。这样的组织后来自然遭到取缔。庞言老师曾是这个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为此还险些被打成“流氓教师”，后来虽没停止工作，也只让他教些地理之类的副科。但庞言老师在学校里的威信却极高，很多年轻老师都喜欢他。

也正由于他，才使大摩登和祁老师的关系更加微妙。

相持局面也日益紧张。

据说祁老师离婚后，曾一度对庞言老师有意，还偷偷打过一件毛衣想送给他，但庞言老师并没有领情，祁老师为此还生过一场大病住进医院。那件毛衣后来穿在卫东的身上，花色确实很漂



亮，而且是用一种在当时极为流行的针法编织的，叫“阿尔巴尼亚针”。那时中阿关系很友好，因此阿尔巴尼亚电影非常盛行，其中有一部著名影片叫《海岸风雷》，说的是巴尔干半岛上一家渔民的故事，这个家庭里有几个儿子，他们在二战期间各自走上不同道路，其中老大塞利姆是叛徒，老三乔尼成为反法西斯战士。乔尼是个很帅的年轻人，他穿的就是这样一款毛衣。但卫东却矢口否认关于这件毛衣的传说，他说这毛衣从一开始就是他母亲为他打的，为此，他还将石革新打得鼻口流血，因为石革新在说话时无意中涉及到这件毛衣的来历。当时卫东当着班里所有人的面指着石革新的鼻子说，我再说一遍，这毛衣是我妈给我织的，以后谁再敢胡说八道，我让他满地拾牙！这件事立刻让大摩登抓到把柄。大摩登一直不想让卫东担任学生排长，但她接手我们班时，卫东早已是了排长，她若想换掉他须有正当理由。这一次她把卫东叫去办公室，故意当着祁老师的面将他训斥了一通，声音大得几乎整个楼道都听得到，然后，她又让他在教室门口站了一节课。后来放学时，祁老师当着所有人在教室门口狠狠扇了卫东一个耳光，说你怎么这样不长进？你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亏你还是一个学生排长！当时就连我们也能听出，祁老师这样说是话里有话。

其实石革新跟卫东关系很好。那时石革新、我还有郭明，我们三个人与卫东的关系最好，当然，这主要因为卫东是学生排长，平时可以替我们说话，石革新的父母是造反派，而我和郭明的家庭出身都不太过硬，我是小业主，郭明是富农，倘若没有卫东庇护，我们在班里就很难抬起头来。那一次石革新挨了打，也明白卫东是给大家看，因此并没放在心上。跟着没过多久，他就又带来一个惊人消息，说庞言老师其实是跟大摩登好。这真让人大感意外，我们自然都不太相信。卫东说，庞老师跟大摩登好？他怎么会跟大摩登好？大摩登的丈夫是军人，从上到下圆成一个，咱们是见过的，如果大摩登再跟庞老师好那不是在搞流氓活动？在



那个时代，一切婚外男女关系都被视为“搞流氓活动”，而“搞流氓活动”是一种最下流最见不得人的事情。但石革新咬牙跺脚指天发誓，说此事千真万确，星期六练队结束时，他亲眼看见庞老师偷偷钻进大摩登的宿舍。

卫东听了眨眨眼问，你说，星期六练队以后？

那时我们经常练队，也就是模仿军人的样子排成队列走方阵，走正步，还要喊口号，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比如“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样练完，全校还要统一检阅，学校革委会主任像个首长一样站在高处，不时喊一句：“同学们好！”我们就要回应：“领导好！”再喊：“同学们辛苦了！”我们再回应：“领导辛苦了！”如此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举行一次，也有连队之间相互比试的意思。祁老师因为是连长，我们每次练队就都由她喊口令。但那一次祁老师突然病了，临时改由大摩登指挥，于是她就在庞言老师的策划下，趁机为我们搞起一种“全方位队列”。这种队列的构思确实奇巧，横着看竖着看斜着看都成一条直线，如同站在棋盘上，行进起来也更显威武气势。虽然一开始有些乱，但这种独特队形还是很快引起校领导的注意，并当即举行观摩，要在各连推广。大摩登也由此一跃成为全校的总指挥。那一阵庞言老师一改平时的松懈习性，每天都帮大摩登粗脖子红脸地喊口令。

我们都感到奇怪，庞言老师这种人怎么也一下积极起来？

石革新说的事，就发生在那段时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那个星期六由于我们的队伍总是走不齐，被庞言老师和大摩登勒令练到很晚。据石革新说，我们解散之后，大摩登就回宿舍去了，但她在走过庞言老师跟前时又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话，她说：“你快点过来。”她这句话说得很轻，而且很快，但还是被石革新听到了。于是，石革新跑去水笼头冲了把脸，又悄悄绕回大摩登的宿舍门口。那时大摩登跟丈夫两地分居，住学校单身宿舍，她的宿



舍就在楼道拐角，很僻静。当时石革新远远看着，时间不大，果然见庞言老师走过去，他先朝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就闪身进了大摩登的房间。石革新信誓旦旦地说，庞言老师是什么时候出来的他不敢说，因为这以后他就回家去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那个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的确确实钻进了大摩登的宿舍。

卫东听完石革新的话，想了想摇摇头说，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比如庞言老师是忘了什么事情呢，比如他是去跟大摩登商量练队的事呢，再比如，他去找大摩登借什么东西也有可能。石革新立刻无言以对。那时庞言老师还没结婚，也住学校的单身宿舍，他临时去找大摩登借东西，这不是没有可能。但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卫东家里，当卫东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母亲祁老师，祁老师又向石革新详细询问了一些细节之后，就微微笑了，她说，你们毕竟还是孩子，大人的事，你们不懂，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祁老师又说，不过也好办，只要等着看一看，再过一段时间，事情自然就清楚了。

卫东不解，问为什么。

祁老师说，只要看沙老师是否去部队探亲。

我们听了都面面相觑，搞不懂大摩登去部队探亲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摩登果然请假去部队探亲，去了大约一个月。她的突然请假使全校练队工作陷入一种尴尬。那段时间，大摩登本已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每次练队她都手持麦克风站在指挥台上，看着各连队伍在自己眼前整齐地走过，然后再由庞言老师去做具体指导。现在她探亲走了，庞言老师似乎也心不在焉，全校的“全方位队列”就这样搁置下来，学校里一时议论纷纷，很多老师都不满意。就在这时，祁老师又说了一句话，她说，不要再等沙老师了，即使她回来，恐怕一时也不能工作。

祁老师说这句话时，并没引起大家的太多注意，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祁老师和沙老师一向面和心不和，她这样说，不过是一句风凉话。但没过多久大摩登回来，竟果然没立刻上班，而是急



急忙忙去找学校领导，说是还要继续请假。学校领导感到奇怪，搞不懂她探亲回来为什么还要请假。后来在领导一再追问下，大摩登才不好意思地说出，她是要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并说事情很急，再迟月份大了，恐怕手术就不好做了。这种事领导自然不好干涉，当即就准假让她去了医院。事后据说，大摩登的流产手术确实费了一番周折，由于月份过大，还有一些流产征兆，医院怕担风险，后来在大摩登的一再要求下才勉强做了这次手术。也就在这时，大家才突然想起祁老师曾说过的话。

有人问祁老师，当初怎么算得这样准。

祁老师似笑非笑地说，并不是我算得准，这样简单的事谁都可以算出来。祁老师掰着指头说，沙老师去探亲不过一个多月时间，而医院跟学校领导是怎样交待的，医院说沙老师妊娠已三个多月，这样大的月份做人工流产恐怕有危险。

祁老师说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说了。显然，她是只想将问题的事实部分摆出来，而且说得尽量客观，至于是否有别的意味那就靠别人自己去想了。这时，果然又有人想起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大摩登曾说过她还不想要孩子，因此多次去做人工流产，但她每次做似乎都有一个规律，总是在探亲回来之后，这当然也属情理之中，可是每一次都急急忙忙，好像一时一刻也不能耽搁，这就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了。

于是大摩登再上班时，学校里就有了议论。

大摩登听到风声，立刻满面通红破口大骂，她甚至经常在课堂上，占用为我们上政治课的时间，冲我们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比如她说：“什么叫自由主义？随便乱讲别人坏话就是最大的自由主义！”又比如她说：“还有一种比自由主义更坏的主义，那就是造谣主义，有些人出于某种个人目的，在背后乱造别人谣言，这比阶级敌人还要可恨！”再比如她说：“躲在阴暗角落对别人进行



人身攻击，这种人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们听了这些话都摸不着头脑，卫东却立刻明白了，他说大摩登这是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其实矛头的指向很清楚。据卫东说，大摩登认定学校的那些议论都是从他母亲也就是祁老师的嘴里说出来的，所以她这样骂，其实是想让他把话带回去。

大摩登经常在讲台上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这自然引起校方的反感，于是就把她找去谈话。其实在此之前，大摩登由于在庞言老师的策划下搞“全方位队列”，已开始受到领导器重，其地位一度甚至超过祁老师，倘若再一路这样干下去，很可能成为我们一连的指导员兼连长，成为营长都不是没有可能。但这一次“流产事件”，以及她回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却为她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学校领导没有任何证据，关于她妊娠的具体时间和一些细节也仅是推测，况且又涉及军婚问题，自然不便轻易说什么，但在跟她谈话时，还是对她的一些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告诫她，作为一个革命教师，尤其是教政治课的革命教师，就更应严格要求自己，要时时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能对自己放任自流，更不能在课堂上随便搞无政府主义。最后，学校领导又向她宣布，鉴于她最近的种种表现，校革委会经研究决定，暂时撤消她一连指导员职务。

大摩登听了没说任何话，回到宿舍却哭了一天。

再来上课时，她两眼红肿得就像一条美丽的金鱼。

接下来的事情谁都没有料到。

一天上午，大摩登的丈夫，就是那个军械试验场政委，突然又坐着那辆炸弹形的小汽车来到我们学校。当时我们正在操场上体育课，只见那辆炸弹汽车飞驰而来，冲进学校扬起一片尘土，然后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就停在教学楼门前。政委并没有下车，而是将那颗秃头从车顶的天窗里冒出来，他就那样用两手拍着车



顶大骂，说是哪个胆大包天的混帐东西，敢乱造他老婆的谣言，他老婆是天底下最正派的女人，最贞洁的女人，是最最出色的革命妻子，最最革命的革命教师，谁敢乱造这种谣言就是破坏军婚，就是泄露军事机密，就是自找不自在，就是自寻死路。他一边吼着，那车顶在他的手掌下就像一面大鼓，被擂得轰轰作响。与此同时，就有几个浓眉大眼的年轻战士从车上跳下来。秃头政委甚至命令他们拔出枪来，看哪个混帐王八蛋再敢胡说八道。但那几个战士还算理智，他们并没有真的拔枪，他们还分得清敌我也不可能在自己人民面前拔枪，不过他们还是个个面带杀气，手里拎了不知是棍棒还是刀具的凶器，就那样站成一个扇形，面对着教学楼，似乎随时听到命令都会冲进去。

这时楼里鸦雀无声，几乎所有的教室和办公室都房门紧闭。这样又过了一阵，大摩登和庞言老师就迎出楼来。当时我们远远看着，只见他二人就那样公然双双走出来，不是一前一后，而是肩并肩，亲亲热热地肩并肩。秃头政委立刻跳下车，先冲庞言老师一个立正，又唰地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就走上前去与他热烈握手，还拍着他的肩膀不知说着什么。他们说笑的声音很大，秃头政委嗓门粗嘎，大摩登声音细嫩，两人高低起伏抑扬顿挫，如同是在合唱，又像在对唱。庞言老师则有些矜持，他斯文地做着手势，不知说了一些什么。秃头政委毕恭毕敬，一边听着连连点头，然后又回头挥了一下手，那几个战士就都回车上去了。秃头政委这才又哈哈大笑地对庞言老师说，好啊好啊，咱们难得见面，走，上车，找一个好点的馆子，今天我要好好请你喝一杯！庞言老师像要推辞，却被大摩登伸手拉上车。秃头政委也跳上去，那辆炸弹汽车又嗡地发出一阵怪响，然后旋了个很大的弧度调过头来，就直冲校门绝尘而去。

事后关于这辆炸弹汽车，卫东和石革新的看法发生了分歧，卫东坚持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军械试验场的专用车，并没什么技



术含量，更没什么稀奇。石革新虽不敢正面否定卫东的看法，却还是婉转地说，这绝对是一种最新型的军用汽车，其技术性能甚至超过“苏修”和“美帝”。不过他二人的分歧，最后还是在夏小兵那里得到最终答案。夏小兵是我们一连二排的女生副排长，她父母都是我国航天方面的科研人员，长年在大西北的酒泉发射基地工作，据夏小兵说，当时我国刚发射上天的人造卫星，其中就有她父母的功劳。夏小兵曾去过酒泉基地，所以她证实，秃头政委乘坐的炸弹汽车确实是试验场里的一种专用车，当然，这种车的性能远比普通汽车要好。夏小兵说到这里还打了一个很切合实际的比喻，她说倘若卫星就要发射了，已经点火，而这辆汽车又突然出了毛病，车上的人逃不出来岂不会发生危险？夏小兵说，炸弹试验场也是同样道理。

那天下午，直到我们放学时，大摩登和庞言老师才被送回来。庞言老师醉得很厉害，满头长发乱糟糟地竖起来，走路像一截将要倒下去的木头。他和那个秃头政委一定喝得很开心，一边走着嘴里还在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到教学楼门口，他突然站住了，转身冲着辽阔的操场放声朗诵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招得放学的学生围在楼前观看，还像逗疯子似的一边起哄一边朝他身上扔石子。学校领导正窝着一肚子气，又不好冲大摩登发作，当即就让政工组的几个年轻老师将庞言弄回去，并宣布让他停职反省。

后来，还给了他一个严重处分。

也就从这时，大摩登开始对祁老师笑。

大摩登的笑容不仅好看，而且亲热，使人感觉她与祁老师是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比如她说：“哎呀祁老师，你这种发型真帅，飒爽英姿！”再比如她说：“没问题，祁老师你只管放心，你是领导，你的话我们当然要服从嘛！”



每当这样说时，她那漂亮的脸上就会如花绽放。

那时祁老师已兼任连指导员，同时还担任了初三年级营长。据卫东说，其实他母亲很清楚，大摩登这样的态度只是表面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她的本质是居心叵测。卫东说，他母亲还告诫他，今后在班里一定要注意自己言行，千万不能再让大摩登抓到把柄。这时已临近“十一国庆节”，学校正筹划游行活动。根据要求，各排在游行时都要出一个节目，比如唱歌，跳舞，在行进的队伍中边走边表演，显得气氛更热烈一些。但祁老师来通知几次，大摩登总是热情地笑着答应，却并不做安排。卫东实在有些沉不住气了，就与夏小兵商议，是不是去问一下大摩登。

那天下午，他两人来到办公室。当时大摩登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连环画。卫东从这本连环画的颜色和装帧立刻判断出它不是革命题材，而很可能是封资修黑货，因为它纸张已经发黄，而且破损很利害连书角都翻卷起来。大摩登看得全神贯注，好半天才抬起头来，她从卫东的眼神里似乎感觉到什么，就将那本连环画顺手塞进抽屉，然后问，有什么事。卫东说国庆节已临近，咱们一连二排究竟怎么办。大摩登眨眨眼，问什么怎么办。卫东说当然是游行节目的事，游行节目的事怎么办。夏小兵也说，现在人家别的排都搞得热火朝天，咱们再不准备就来不及了。大摩登皱皱眉说，不要跟别的排比，他们那是想出风头。卫东说，可是咱们排，总不能给连里和营里丢脸吧？

大摩登听了愣一下。这是祁老师说过的话。祁老师曾在初三年级全营大会上说，大家都要认真准备，哪个排也不能给连里和我们全营丢脸。大摩登想想说好吧，其实我已考虑过了，我们国家的人造卫星刚刚发射上天，咱全排同学就每人用硬纸片剪一只红五星，粘到木棍上，游行时大家举在手里，一边摇一边唱：人造卫星叮叮咚，欢天喜地迎国庆！卫东看着大摩登，眨眨眼说，这样，傻不傻？大摩登说不傻，当然不傻。卫东又看看夏小兵。



夏小兵说，确实，有点傻。大摩登说这怎么是傻呢，要我看这是聪明，别人谁想到用人造卫星作文章了？我们就想到了。卫东说，可是，咱们国家发射的人造卫星，好像不是五星形状。这一点大摩登显然没想到，她说不是五星形状，那是什么形状？她低头想了一下又自言自语地说，人造卫星也是星，既然是星，当然应该有五个角。夏小兵在一旁说，人造卫星跟五角星是两回事，它是发射到太空的电子仪器，怎么可能是五角星的样子呢。大摩登这才意识到，夏小兵的父母就是研制人造卫星的。于是她问，那你说，这个人造卫星应该是什么样子？夏小兵说，它是圆形的，有两个可以折叠的翅膀，那翅膀上是太阳能电池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夏小兵说着走到桌前，用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个草图。大摩登端详了一阵，还是想象不出它的具体样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复杂的结构，显然不适宜让每个同学做一个。卫东突然灵机一动，他说，咱们可以按这样子做一个大模型，游行时抬在队伍里。大摩登的心思还在刚才的连环画上，就点点头说行啊，如果你们能做，那就去做一个吧。

那天从大摩登的办公室出来，卫东说，要做人造卫星模型，样子很重要。他问夏小兵，是不是可以再具体画一画。夏小兵说她也画不好，但想想又说，不过她家里有一张宣传画，那上面有人造卫星。卫东听了当即要去看一看，但想了想，又有些迟疑。就在前不久，卫东刚让夏小兵的姥姥从她家里轰出来。夏小兵的父母长年在西北工作，她平时就跟姥姥生活。自从上初中，尤其是卫东和夏小兵分别担任正副学生排长，卫东就经常以跟夏小兵研究工作为由到她家去，而且一呆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卫东还自告奋勇，为夏小兵的房间粉刷过一次墙壁，但由于蓝墨水兑得过多，搞得屋里蓝森森的。前不久，卫东又去夏小兵家，说是要研究黑板报出国庆特刊的事，一直耗到傍晚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后来夏小兵的姥姥就过来问他，说你这孩子总不回家，你家长放



- 心吗？卫东说放心。夏小兵的姥姥说你家长放心，我可不放心，你以后别再来了，我们小兵是个女孩儿，你一个半大小子整天跟女孩儿凑合算怎么回事，让别人看着也笑话。

那时在中学，男女生的界线分得很清，平时谁跟谁都不说话。

卫东这样被夏小兵的姥姥轰出来，自然觉得不好再去。

夏小兵想想说，要不，就去你家吧。

那天我和石革新，还有郭明，我们也去了卫东的家。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那个下午，卫东做模型的想法竟被郭明突破性地发展起来。郭明看了画上的人造卫星，想了一下突然说，他可以把它扎成一架风筝，到游行时在队伍里放飞起来。我们几个人一听，立刻都愣住了。郭明一向心灵手巧，平时最会扎风筝，这我们是知道的，他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出去怕被人欺负，从小就在家扎风筝，扎好了自己放着玩。那时最时兴的风筝是“沙燕儿”，还有一种叫“八卦”，其实就是蝴蝶，一种色彩鲜艳体型硕大的蝴蝶，我至今仍搞不懂，那时为什么把这种蝴蝶叫“八卦”。郭明做的“沙燕儿”和“八卦”都带眼睛，而且眼睛会动，放飞起来哗哗地转个不停，非常好看。卫东听了还有些不信，他问郭明，你是说，你能把它做成风筝？郭明又看了看那幅画上的人造卫星，点头肯定地说，能做。

卫东问，能飞起来？

郭明说，能飞起来。

我们整整忙碌了三天。石革新捐献了一扇竹帘子，我也从家里扛来两杆竹篙，郭明和卫东为削竹片，都搞得两手鲜血淋漓，夏小兵也陪着熬红了眼睛。到国庆游行那天，郭明扎的这架人造卫星模型果然放飞起来。这架风筝，竖起来足有一人多高，外面糊了“毛头纸”，也就是生宣纸，还用广告色按宣传画上的样子画出各种仪器和按钮，翅膀上也画成太阳能电池板的样子。